



国术馆

GUO SHU GUAN

徐皓峰◎著

一身武功的人置身在乱世与流氓无赖
的横行中，一面力主正义，一面又渴望
精神上的解脱



国术馆

GUO SHU GUAN

徐皓峰◎著

一身武功的人置身在乱世与流氓无赖的横行中，一面力主正义，一面又渴望精神上的解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术馆 / 徐皓峰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4. 1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-7-5468-0653-2

I. ①国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08387号

国术馆

徐皓峰 著

出版人: 吉西平

责任编辑: 董宏强

封面设计: 三合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
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653-2

定价: 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鲁院何以成为“作家的摇篮，文学的殿堂”？

（代序）

白 描

鲁院的工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忙碌着。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，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：学员们“来了，去了；去了，来了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一拨又一拨。时光像沙漏一样，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。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，有时也发出质疑。但最终明白，我属于他们。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，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。我把心交给他们，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。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，他们对你寄予期望，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。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、骄傲，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。这样想后，即刻释然，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。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，我的人生行囊里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，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，那就是师生的感情。每当他们即将离去，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，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，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。”“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。他们属于蓝天，属于大海，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，他们属于未来。我呢，仍将像枚陀螺一样，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。还有生命的规律，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，看不到尽头，因为他们年轻；而我，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，因为我不再年轻。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，而后，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。但是，我仍要为他们祝福，我的祝福直达永远。”

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，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。

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，但在学员眼里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、官名，那就是“鲁院”，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，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，同时，我们还是一条纽带，一座桥梁，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。鲁院工作无小事，高研班工作无小事，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，从教学，到管理，到服务，从院长、老师，到做饭的大师傅、打扫房间的服务员，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，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，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，还会感恩党和政府，相反，哪个环节出问题，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想法，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。我们举办的“80后”作家班、网络作家班、少数民族作家班，都印证了这一点。

每一届高研班，每一个培训班，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，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，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，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，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？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？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？客观讲，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，学习方法和技巧，在这些方面，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，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，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，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，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，这就是人格建设，是为何写、为谁写、写什么、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。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，当然，不是生硬地灌输，而要以一种“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”的方式来进行。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，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，不是高台教化，而是客观介绍情况，交流认识和看法，学员们很容易接受，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、本民族立场，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，现在却能站在全局，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、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。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，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，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，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，自觉走向主流文化、主流文学。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，做正派人，写正道作品；面对文学事业，要有大视野、大胸怀、大境界、最好还有大手笔；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：大众意识、祖国意识、使命意识、经典意识。——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

最主要的东西。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，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，那只能培养出写手，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。

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：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、20世纪80年代、21世纪高研班，也就是现在。2007年底，中央电视台“艺术人生”栏目拍摄“鲁七”片子时，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，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，可是一直到今天，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。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。“传承、创造、担当、超越”，鲁院的校训，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，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“恰同学芳华”丛书，这是件好事，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，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，可一窥概貌。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，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，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，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。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、鲁院二十期之际，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，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，摘要修改，代为序。

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
Contents

国术馆	001
空 名	115
编 后	195

国术馆

一

我一身的武功，得自母系的二姥爷。他告诉我，历史中有一个暧昧的十年，许多人都没有存活下来，练武是我最大的秘密，需要我一生隐姓埋名。

我表示理解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已对许多事情都表示理解。那时我的父亲还是个官迷，家里总有来送礼和吵架的人。

有人送日本录像机，被父亲拒绝后，便往衬衣下一塞，没有一丝凸起；有人一进我家，便倒地晕厥，等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，立刻鲤鱼打挺地跳起。

父亲尚且算是个好官，他的一生除了当官，没有别的爱好，也未思考过别的问题，以至免职后智商极低，甚至没有了起床的勇气。

我对一切都表示理解，因为我知道世界从来是一种失控状态。夏天，Q到了下午便困倦不堪，在每一堂课都趴在桌上。望着她沉在胳膊上的脑袋，我告诫自己，她属于我生活中失控的那一部分。

她穿着短裤，明目张胆地走在校园。她的男友K愁眉不展地跟在她身后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
我还没来得及动手，他已经被打。一日放学，一个外校学生骑车擦他而过，用手里的报纸卷在他头上敲了一下。

他惨叫，蹲下。

报纸卷中裹着的是一根铁棍。

有传闻说，他得罪的是一个叫“横三”的痞子。此人臭名昭著，他刚上初中的时候，带一男一女两个小学生到了砖堆后面，拿出一个铁钉交给男孩，一指女孩，说：“把她的眼睛扎瞎吧。”男孩不从，他又说：“那你把她的裤子脱了吧。”

为了保护女孩的眼睛，男孩脱掉了女孩的裤子。这样的事情他做了五次，因此进了少年管教所。

他在管教所过了一年，转入普高。他改好了，对自己的流氓心理深恶痛绝，一看见女生，就为她们担心。他常用报纸裹着铁棒，到附近的学校转悠，他只打早恋的男生。

K在家中养病，他平日的崇拜者组织了会议。开会地点是三楼男厕所，门口有两人把守，有人来上厕所，他俩会严肃地说：“憋会儿。”

全班男生分成情报组、行动组、善后组。情报组监视横三的行动，行动组打架，善后组负责在事发后编出一套言辞应付学校。

我分在行动组，得到一根两尺长的铁管。铁管一头斜着裁掉一截，形成锋利锐角，扎在人身上，血会顺着管内流出。

我说：“这东西能把人扎死，我只要求一根木棒。”被骂了一声：“孬种。”

我只好留下管叉。两日后，情报组探明，横三近期一直在五十九中活动，于是一天放学后，我班男生蜂拥而去。

我们在59中门口等了二十分钟，见到一个干瘦的人影骑着辆破自行车，慢慢悠悠地过来。有同学喊了声：“杀呀。”我便跟着大家冲了上去。

几秒后，我听到“噗”的一声，一泡血从铁管里冒出，喷在我的衬衣上。有人喊：“杀人了！”霎时间，街面上只剩下我和横三。

我拿着铁管，近乎虚脱。横三躺在地上，向我哀求：“兄弟，你要瞧着我还有救。就送我去医院吧。”我说：“你比我懂法律，未成年杀人，不判死刑吧？”

他忍着痛苦，好心地解答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我：“十六岁。”他一脸惋惜：“过啦！十六岁就是成年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！不是十八岁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不会骗你的。改啦！法律是个没谱的事，倒霉的总是个人。”

我一下崩溃，他劝我：“你还是赶快把我送进医院吧，我要一死，你就惨了。”我过去扶他，他见到我衬衣上的血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把你衣服弄脏了。”我说：“这都是小事，你就别想了。对了，你觉得哪痛？”

他感觉了一下，诧异地问：“对了，你捅我哪了？”我俩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并没有发现伤口。他一下直起腰，非常气愤：“你到底把谁捅了？”

第二天上学，我查明了真相，原来铁管扎到了跑在我前面同学的臀部，当“杀人啦”的叫声响起，这位同学和所有同学一样，跑得飞快。直到大家停下，他才喊疼。

我和横三成了朋友，他还出钱买了罐头，让我去看望那位被扎的同学。

横三比我大三岁，我对他讲了我的初恋，他劝我：“兄弟，男女之事千万别碰，一碰就倒霉。我就是个例子。”我说：“我们上过生理卫生课，你就是性觉醒比一般人早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他说：“唉，已经有创伤啦。”

横三现在一见到女孩，就会产生父爱，总是强迫性地想保护她们。他这种心态的确不好，这辈子都很难正常恋爱。当时流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香港录像，我花五角钱，买了一套演黄蓉的女星照片，送给横三。

三日后，横三一脸红晕地找我，小声说：“香港女人真好，我对她没有产生父爱！”他闯过了心理障碍，我俩买了最贵的双层雪糕庆祝，他吃完后问我：“那位香港女星还没结婚吧？”

我说：“没结，去年开煤气自杀了。”他一下沉默，过了许久，两眼血红地问我：“为什么自杀？”我说：“听说跟男朋友闹别扭，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。”

他再次沉默，掏出根烟，狠狠地抽了起来。

抽完烟，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她男朋友叫什么？”我说出了名字，他站起来，目光坚定，说：“兄弟，再见了。你就当从来不认识我吧！”就跳上自行车，飞快骑走。

我连忙骑车追上说：“大哥，你该不会是想去香港，把那男的杀了吧？”他眼泪一下涌出，将车停在街边，抽泣不已。他说：“我好不容

有传闻说，他得罪的是一个叫“横三”的痞子。此人臭名昭著，他刚上初中的时候，带一男一女两个小学生到了砖堆后面，拿出一个铁钉交给男孩，一指女孩，说：“把她的眼睛扎瞎吧。”男孩不从，他又说：“那你把她的裤子脱了吧。”

为了保护女孩的眼睛，男孩脱掉了女孩的裤子。这样的事情他做了五次，因此进了少年管教所。

他在管教所过了一年，转入普高。他改好了，对自己的流氓心理深恶痛绝，一看见女生，就为她们担心。他常用报纸裹着铁棒，到附近的学校转悠，他只打早恋的男生。

K 在家中养病，他平日的崇拜者组织了会议。开会地点是三楼男厕所，门口有两人把守，有人来上厕所，他俩会严肃地说：“憋会儿。”

全班男生分成情报组、行动组、善后组。情报组监视横三的行动，行动组打架，善后组负责在事发后编出一套言辞应付学校。

我分在行动组，得到一根两尺长的铁管。铁管一头斜着裁掉一截，形成锋利锐角，扎在人身上，血会顺着管内流出。

我说：“这东西能把人扎死，我只要求一根木棒。”被骂了一声：“蠢种。”

我只好留下管叉。两日后，情报组探明，横三近期一直在五十九中活动，于是一天放学后，我班男生蜂拥而去。

我们在 59 中门口等了二十分钟，见到一个干瘦的人影骑着辆破自行车，慢慢悠悠地过来。有同学喊了声：“杀呀。”我便跟着大家冲了上去。

几秒后，我听到“噗”的一声，一泡血从铁管里冒出，喷在我的衬衣上。有人喊：“杀人了！”霎时间，街面上只剩下我和横三。

我拿着铁管，近乎虚脱。横三躺在地上，向我哀求：“兄弟，你要瞧着我还有救。就送我去医院吧。”我说：“你比我懂法律，未成年杀人，不判死刑吧？”

他忍着痛苦，好心地解答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我：“十六岁。”他一脸惋惜：“过啦！十六岁就是成年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！不是十八岁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不会骗你的。改啦！法律是个没谱的事，倒霉的总是个人。”

爷家。姥爷一生不修边幅，偏偏他的单位在外事部门。一个外衣永远遮挡不住内衣的人，便是我的姥爷了。当家里多了两口人的时候，姥爷因衣冠不整被单位劝退，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，于是发动所有孩子去找工作。

长子的漂亮是他的障碍。招工负责人会告诉他：“你应该去当电影明星，到我们这可惜了。”长子十分害羞，一溜烟地逃走。

次子自视甚高，非常挑剔招工单位的态度，总期待被人一眼看上，如果别人考他问题，他会感到颇受屈辱。每次他招工，都生一肚子气回来。

他俩根本找不到工作。姥爷有三个女儿，我的大姨二姨在上大学，所以只能是小女儿我妈去参加工作。十六岁的母亲承担了全家生活费，蹉跎了青春。她现在刻苦攻读，正是要弥补二姥爷造成的损失。

二姥爷还有个疯了的老婆，据说年轻时是难得的美人。她跟着次子生活，一见到二姥爷便旧病复发。二姥爷现在在西单，是家商店的守夜人。长子次子对他心存怨恨，他俩的家拒绝他登门。

他白天待在中山公园，偶尔和晨练的老太太们说说笑话。他是个受欢迎的老头，除了脖子有些松懈，皱纹还没有侵蚀到脸上。

告别了母亲，我直奔公园。

在临水的长廊，看到一个打盹的老人，他身边有一个黑色皮包，当我走入长廊，他的手指扣进了皮包的把手，依旧闭眼瞌睡。

他下午四点醒来，走出公园，在街边买了煎饼，用三十六分钟吃完，然后沿着长安街向西而去，走了半个小时到达西单，进入一家电器商店。五点四十分，最后一个售货员走出商店，从外面把门锁上。

没错，他是我的二姥爷。

第二天，我到公园向他表明身份，说：“你以后白天可去我家，起码有个躺着睡觉的地方。”

这句话打动了。他用二十元钱，买了两盒软糖、三盒果脯，用草绳扎着，作为初到我家的见面礼。

我的家阴暗肮脏，他问：“你父亲，不是当官的么？”我说：“免职了。”他走进我房间，问：“你的被子，多久洗一次？”我说：“从来不洗。”

他深沉地看了看我，躺下睡了。我找弟弟共吃糖果，弟弟不在水池，

就走回床前，打开糖果盒，一边嚼着糖一边看他。

他睁开一只眼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想跟你学武功。”

他两眼翻起，“嗯”了一声，把整个脑袋埋进被子里，这是二姥爷到我家第一天的情况。

以后的情况是，他一到我家就昏睡不止，对家的肮脏状况视而不见。我拿父亲的工资，每日从食堂打饭。吃饭时是二姥爷和父亲唯一离开床的时刻，他俩只是闷头吃喝，并不说话。弟弟总是在二姥爷离去后，才回到家里。

我们四人，各顾各地生活在一起。

K上学了，还有轻微脑震荡，放学后由Q骑车载他回家。Q轻盈地踏上车蹬，身形一错，便无比巧妙地坐在车座上。K猛烈地撩腿，如同俯冲的老鹰，跳上自行车后架。

他俩的动作形成了鲜明的一刚一柔，令我打消了比武的计划，我永远地输了。

当我不再对二姥爷抱有幻想，他却开始教我武功。他一天编一根打结的绳子，要我记下每个结的位置。他说，两个星期来他躺在床上不是睡觉，而是回忆。绳结，是最古老的文字，他要把年轻时学到的口诀，一“结”不差地想清楚。

这一门武功，在旧石器时代发明，是与野兽徒手搏杀的技巧。当新石器时代到来，人类发明了轮子、弓箭、陶器和裙子，氏族老人们以为人类就此走上文明，旧石器时代的暴力再无用处，于是结绳记载下来，存入祖先的墓穴。

不料人类延续着野蛮，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爆发了大规模的部落战争。一个伤心欲绝的长老取出了四十根草绳，交托族人，说：“这是杀野兽的技法，你们用来杀人吧。”

结绳记事是最古老的纪录法，很难精确。这四十根草绳，几十万年来一错再错。正确的结法，只保留在少数人手中。

1934年，一个叫周寸衣的人传给了二姥爷。

1987年，二姥爷传给了我。

三

Q 的车座有着优美的上翘弧线，在整座车棚中脱颖而出。我的武功突飞猛进，活在了自己预定的轨道。

我的父亲丧失了起床的勇气，但人们仍不放过他。我的家门一撞便开，一日黄昏，一个二十八的青年走入我家。他带了把菜刀，准备剁烂些贵重东西。

我的家只有一个茶几尚不算旧，他叹了口气，蹲下身，专心致志地剁了起来。我回家时，他已累得汗流浹背。他问我：“你家还有什么新东西么？”我向墙角一指：“那个板凳是新的。”

他懒得站起，以蹲姿挪到墙角，抡起菜刀连劈三下。当他走出我家门，我才想起：我会武功。

砍低矮东西，令他腰部酸痛，他一手扶腰一手拎着菜刀，颤颤巍巍地走出楼门。楼前空场上有三个水泥桌，每桌配四个水泥小凳。它们是父亲年轻时的创意，充满对闲暇生活的向往。三水泥桌上，一天到晚都有人打牌，留下扫不完的烟头、瓜子。

父亲在十年前盖下这座大楼，赢得民众敬意。他拒绝单位发给他的苏联式单元房，将家安在了这里，活在感恩的人群中，他觉得惬意。

这座楼在一片高档社区的中央位置。木板房区被推倒后，原地民众按规定要迁往郊区。父亲找到领导思维上的误区，快速拿下建筑批文，盖起新楼，让他们住回了原地。

父亲的胆色，令底层民众交口称赞。但时间证明了父亲的错误，这座楼中的男人到了夏天，爱光着上身，成排地蹲在路边，令衣冠楚楚的社区变得不堪。

父亲败坏了整个社区，也败坏了自己的生活。他说起了脏话，频繁抽烟。他青年时代便身陷官场，时刻谨慎小心，也许只有粗俗的生活能令他放松。他将这座楼作为自己的归宿，但一切都事与愿违。

我仇视蹲着的人，因为他们擅长落井下石。父亲被免职后，成了奚落的对象，他们生活中受到的一切委屈，都会发泄在父亲身上。因为父亲是个官员。

菜刀青年和楼前打牌的人说了几句话，把菜刀往腰里一别，向另一个楼门走去。

四十秒后，我跟入了那个楼门。

菜刀青年走到五层，掏钥匙开门时，发现了走上楼梯的我。

“有事么？”

“有事。”

第二十三根草绳，记载着骨头的秘密，只要找到恰当的角度，人的骨架便是各种兵器。我利用上台阶的动作，调整着脊椎，我的脊椎是一把隐藏着的砍刀。

蹬上最后一个台阶，我整个人向他劈去。

我撞在墙上，一阵恶心。

他坐在地上，目光呆滞，向我伸手：“你——真打哥哥呀，来，把哥哥扶起来！”

我把他拉起，揉着脑门问他：“我打着你没有？”

“打着了！让我们哥俩坐坐。”

我俩手拉手，坐在了台阶上。他跟我说了他生活中的重大困难：父亲建的楼空间狭隘，尤其厕所没有窗户，小便尚好，大便会把人闷死。他今年已经二十八岁，还从没有长时间地大便过一次。

他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连跟我说了几遍“不要瞧不起哥哥”，起身走入家门。我追问：“你以后还到我家劈东西么？”他说：“今天我一时恶从胆边生，其实我平日是个好人。”

弱者总是欺负比他们更弱的人，弱者常常恶从胆边生。走下楼梯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一直生活在危险中，人们的恶意随时会集体爆发，我的父亲必将被残忍地杀死。

Q 忽然变得次要。

四十根草绳，凝聚着人类初始时的所有暴力，我要尽快学会，以保卫家庭。二姥爷每日下午三点起床，我四点钟放学归家，他会用一个小时和我单手相抵，让我感受他体内的劲力变化。

他的掌心，可以通到他身体各个部位，首先感受到的是他的双脚，他的脚底涌动着深海的潜流。

他的头颅是虚空一块，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念。他的大脑十分宁静，

忽然会有风云之变，此时我如遭电击，整个人自他的手上飞起，跌在墙上。

历史书是错误的。面对野兽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不但发明了工具，还发明了自身，他们发明了直立身体的发力法，可以与脊椎平行地面的兽类抗衡。虽然兽类的肌肉力度要大于人类，但人类垂直的脊椎在力学上占优势，所以人可以与狮虎徒手对抗。

石刀、石斧起初不是狩猎工具，而是切肉的餐具，将其用于猎场后，虽有些许便利，但人类就此遗忘了最宝贵的发明，其后的历史都是等而下之的事了。

脊椎悬垂后，将头顶一览无遗地送到天空。天空有着隐秘的电流，渗入到人的头盖骨里，日久天长，形成了智力。人类的文明产生于直立，而现今这个文明的起点被遗忘了。虽然依旧头顶青天，但已与天地隔绝。发明和使用工具，是一切错误的开始，至今已无可挽回。

人类原本可以走上另一条道路，就像我原本可以爱上另一个女人。

Q 穿着红色短裤，她的肩头在夏日晒成浅棕色，她的面庞也是这种色泽，使得眼白格外闪亮。

她家的灯光在楼外地上印出一块淡蓝色方形，在那方形中站一会，会有幸福产生。我和所有的男生一样，有一个徘徊的窗口。这扇窗口，决定了你一生的性情。

我必将是一个古怪的人。

二姥爷的手也是一扇窗，隐藏着人类的起源文明，只是轻微一动，便令我失重，可想这一文明的壮阔恢宏。可惜人类已走上另一条轨道，这个世界按照另一种程序稳固地运行，我的武功不能解决我生活中的任何问题。

一日放学路上，我握车把的手心悄然一振，自行车向前跃出了五米，这是武功的初步效应。我任由自行车继续滑行，心中没有喜悦，而是一片悲愁，仿佛置身于原始的荒芜。

从此我骑车不再用脚，手在车把上发力七次，便可以完成由家到学校的旅程。武功出现后的第十三天，上学路上，一个人跳上我的车后架，音调友好地说：“哥们，我累了，你骑车送送我吧。我叫风湿。”

风湿？此人煽动过六七十人的群架、偷过育英中学的电视机、进过两次少年管教所——传闻他现在常抢劫学生的自行车，一辆自行车可以买五十二块钱。

我转过头，见他五官干瘪、头发稀疏，远近闻名的大痞子竟是发育不良的样子。

“我上学快迟到了。”

“你要以后还想上学，就先送我。”

“你去哪？”

“天安门广场。”

我的手拍在车把上，他自后座弹起，摔在两米之外。

拼命蹬车，飞速而去。

两个星期过去，平安无事。我的家有了巨大变化，二姥爷说食堂做菜为了赶速度，总是高温快炒，火气太大，对身体不好，从此我家开始做饭。

他爱喝粥，要在米中加上南瓜。南瓜是最容易生长的蔬菜，可以存放五个月，表皮由青色慢慢渗红，产生陶器的质感。

我到农贸市场买两个南瓜，夹在自行车后座，正要起身蹬车，突然“噗”的一声，一把刀插在了南瓜上。

刀把为黑色塑料，刀刃有细微锯齿，持刀人是风湿。他的瞳孔为黄色，牙齿细密，满是烟斑。他冲我一笑，把刀从南瓜中抽起，带出一股清新气息。

他说：“跟我走。”

我跟他出了市场，到另一条满是简陋餐馆的街上，入了一家山西面馆。他靠窗坐下，要了两碗刀削面。

我保持镇定，等待他率先发难。面端上来，他客气地说：“吃。”

吃完，他从裤兜掏出了一本皱巴巴的书，递给我：“这是王朔的小说，写的是我的生活。”

书名为《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》。

我接过，心道自己身处险境。他可能会在我看书时出刀，我缓慢翻书页，一直以余光瞄着他。他等我看一页，敲了下桌子，说：“兄弟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，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么？”